

# 陳映真在《人間》雜誌中 所表現的媒體觀點與實踐方式

劉依潔

**提要** 自一九八五年《人間》秉持著相信、希望、愛的理念創辦以來，吸引了一群懷抱同樣理想與熱情的人們相偕耕耘，發行期間，政治環境從戒嚴到解嚴，雜誌內部也歷經重新集資改組。內外丕變之餘，《人間》對生活、對人的關愛仍一本初衷，透過報導文學、報導攝影，以弱小者的視野觀看世間，記錄這片土地和人民的點滴。四年後，《人間》因財務困難而停刊，但這四十七期的血淚鏤刻，除留存真實的感動，也引領人們發現、見證了大時代。身為《人間》創辦者的陳映真，曾說：「《人間》雜誌就是我自己。」這份刊物明顯承繼了他的思想、理念，更為其人格的延伸。關於陳映真對媒體的主張和理想，可從《人間》一窺大要。

**關鍵詞** 陳映真 《人間》 報導文學 報導攝影

## 一、前言

從創刊號至最後一次出刊，《人間》歷經編輯人事、政治環境幾度變換，基本理念雖一如初衷，但不免因應內、外變化而展現不同的風貌。大約可以四十期楊憲宏接任總編輯，區隔為前、後兩階段，在編輯手法和內容方面，



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風格。即使如此，陳映真對於《人間》此一雜誌媒體的堅持和主張，從不曾改變。

## 二、陳映真的媒體理念

早在《人間》創辦之前，陳映真便已感受到大眾消費社會對於思想、科技、人文和文學生活的強大威脅。

針對文化、文學生活，他指出，「文化、文學和知識有要求有效的傳播、流傳的內面需要。但是在大眾消費社會時代空前有效的大眾傳播，卻反過來主宰著文化、文學和知識。怎樣，用什麼動機和形式去傳播，什麼樣的文化的、知識的和文學的內容，已經遠遠不是作家、學者、藝術家可以自由選擇和規定的」❶，經由媒體的裁剪、再組和包裝後，文化、文學、知識和藝術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動力，成為販售的商品。或許就是有感於消費社會中傳媒對於文化、文學和知識的宰制和剝削，陳映真在考量自我的想法與現實社會等因素之後，籌辦了《人間》❷。

他之所以選擇以報導文學、報導攝影做為觀照世間的視野和刻度，一方面是因為其個人的喜好與理念，另一方面，則是七〇年代寫實主義復甦的風潮所致。

陳映真在時代風潮中，結合了當紅的報導文學和報導攝影，來形塑《人間》。那麼，他對於報導文學／攝影的定義究竟為何呢？

陳映真認為，「報導文學」是由「報導」、「文學」兩詞合而為一的，前

❶ 陳映真，〈大眾消費時代的文學家和文學〉，《中國論壇》雜誌，1984年5月10日，頁23–24。

❷ 陳映真提及，既要表現我的想法，又要在這個殘酷的社會中活下來，所以就產生《人間》雜誌。參見蘇慧雲，〈附錄二：陳映真訪談稿〉，頁139，《紅色的執著與白色的焦慮：陳映真及其小說研究》，成大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



者屬新聞的範疇，後者為藝術的範疇，因此，報導文學應具有新聞的講求真實、證據之特性，以及文學富於感染力的表現手法。他鼓勵作者有立場的寫作，不強調所謂的客觀、公正，因為關於愛、正義、對錯、是非，甚至於歷史上的評價等，並無絕對、純粹的客觀，而且，《人間》宗旨早已指出「以弱小者的眼光看世界」，所以，站在弱勢者的立場，以嚴謹的態度去尋求真實和公理，是陳映真在報導文學上的堅持③。

他一直認為，報導文學不是可以在編輯台上教出來的，重要的是到社會現場去親身學習和體會，「教室就在採訪的現場，老師就是受訪對象」，生活現場中強大的力量，啟發報導記者，教育他們不斷進步，陳映真說：「《人間》的工作經驗並不是使我們的批判意識變得越來越尖刻，我們其實總是以驚異的眼睛在事件現場，發現社會原來有我們所不知道的一面。」④他同時強調，報導文學無關乎理論，只要閱讀過幾篇令人感動、永生難忘的作品，便能明白何謂好的報導文學，當然，大量閱讀文學作品、欣賞紀錄電影也是鍛鍊方式。他並不諱言的指出，台灣幾乎沒有令人終生難忘的報導文學作品，只可惜《人間》的壽命太短，若能再多給她五年時間，她必定能培養出真正讓群衆永記不忘的報導文學作家⑤。

至於何謂「報導攝影」，陳映真並無具體說明，但可從《人間》所呈現的報導攝影，窺見他的觀點和理念。

一般而言，台灣報導攝影的基本共同信念認為攝影能夠記錄真實，攝影的社會使命就在其「關懷」、「見證」的特性，攝影的功能在於敘述「表象後的真實」，題材主要圍繞著「人在社會環境裡」，藉以呈現社會對邊緣人的不

③ 1998年12月8日，陳映真接受本人訪問時曾如此表示。

④ 蔡珠兒、朱恩伶、張娟芬採訪，〈人間燈火未熄〉，《中國時報》，1993年5月14日，31版。

⑤ 同註3。



公平與漠視，❶《人間》的報導攝影理念，也是一脈相承。陳映真一向追求真實、促進社會改革的精神與人道情操，即明顯與之相觸發。

另外，或許能藉張照堂描述關曉榮在「八尺門」獵影的生活、心態，來替陳映真的報導攝影觀點下個註腳，「他住進這群人裡頭，跟他們交談、喝酒，聽他們高歌與哭訴」，「他想先融入生活，關切對象，經過瞭解與感受，有了一種心靈上默契之後再自然地拿起相機，能拍到最好，拍不到也沒關係，因為那種臨場感受才是最真實而珍貴的。」❷這種藉由長時間介入與觀察，企盼達到警示、省思和批判目的的理念，和陳映真「直接到生活現場，從生活現場學習」可說不謀而合，因此，它應能呈現陳映真的報導攝影觀點。

《人間》在創辦之初，便想從客觀的雜誌市場規律和編輯部在文化和思想的主體性之間，取得統一，但由於市場的現實挑戰實在太過強大，致使這矛盾的統一不容易做到，因此，《人間》常處於賠本的狀況，我們從第四期後，幾乎每期的編輯室報告都刊有要求讀者訂閱，或推薦給親朋好友的按語即可了解這一窘況。之後，《人間》果真由於財務困難而結束了四年的出刊歲月。

《人間》雜誌的出現，有如風雷之姿，撼動了當時的台灣社會，獲選為年度出版界大事。在其鼓動的人本思潮薰陶之下，更為日後走入田野、擁抱中下階層弱勢族群的報導文學主流動線奠下根基。❸但《人間》最看重的報導攝影，卻反倒沒有具體的突出成果，陳映真認為這是整體環境不佳，人才

❶ 詳見張美陵，〈內／外，自我／他者：八十年代後期台灣報導攝影的內在矛盾〉，《1996 年專題學術研討會文集·勘誤版》（台北：中華攝影教育學會，1996 年 12 月），頁 2。

❷ 張照堂，〈台灣寫實攝影發展報告〉，《台灣攝影年鑑綜覽》（台北：原亦藝術，1998 年 6 月），頁 49。

❸ 羅奇，〈陳映真的堅持，由《人間》雜誌到「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聯合報》，1999 年 9 月 20 日，41 版。



與題材累積得不夠的緣故。<sup>⑨</sup>

事隔多年，即使回想起當時佳評如潮的景況，受限於財力與體力的陳映真並不打算復刊，而是於一九九八年底，選擇介於書與雜誌間的叢刊形式再出發，全力探索台灣社會史與經濟史，那句「我相信社會、讀者有對於良好、高尚的出版品的認識力和饑餓感」<sup>⑩</sup>一語，似乎成了絕響。

### 三、《人間》雜誌的基本主張

一份刊物，從立刊宗旨的確立到內容的整體規劃、編輯實務的進行等等，均可見媒體主張的發揮與實踐；而查探編輯理念最迅速、有效的方式就是從編輯人的「說話」著手。李瑞騰曾指出，編輯人「說話」，一方面可輔助說明文章的來源、特性、重要性等，有導引讀者閱讀的功能；另外，它也很可能明確的表示了編輯人的立場和做法，使得刊物能發揮傳媒的功能，有效地運作。一般而言，編輯人說話多以媒體立場的宣告、編輯室報告、讀者投書與公開回信、稿約等方式呈現。<sup>⑪</sup>

以下即從媒體的重要宣言、編輯室報告、讀者投書等方面，來探究《人間》雜誌在編輯人「說話」上的基本主張。

#### (一) 媒體的重要宣言

《人間》雜誌共計發行四十七期，其中有兩次重要宣言，一次在創刊號

⑨ 同註 4。

⑩ 姜郁華，〈擁抱生活，關愛人間〉，《思想的貧困》，陳映真作品集 6（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 年 4 月）。

⑪ 詳見李瑞騰，〈後期文季研究－文學媒體編輯觀點之考察〉，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文學與傳播的關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5 年 6 月），頁 233。



(74 年 11 月)，揭示立刊緣由和宗旨；另一次在第四十期（78 年 2 月），為解嚴之後，對編輯立場的自省與再出發。而這兩次宣言，即標誌著《人間》雜誌前、後階段的基本主張和風格，因此，可說頗為顯明的指標。我們看創刊號中的說法：

「人間」是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雜誌。

透過我們的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讓我們的關心甦醒；讓我們的希望重新帶領我們的腳步；讓愛再度豐潤我們的生活。（《人間·創刊的話》第 1 期）

在〈創刊的話〉中，《人間》雜誌揭示了以「圖片、文字」來從事「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的主張，同時確立重新找回人與人間的關懷、熱情和愛為刊物的目標。

至於所謂的「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陳映真則在〈擁抱生活·關愛人間〉裡做了進一步說明：「記錄，因為台灣在文化、社會、經濟上處於急遽變動的時代，許多外來的、傳統的和自己的東西，正在以令人震驚的速度，毫不容情，毫不顧惜地崩潰、消滅與渙散。我們想記錄這些一去不返的東西。見證，是我們想見證台灣生活的驕傲與挫折、光榮與羞辱、進步與落後、發展與停滯。報導，則是以我們各自的觀點與立場，去凝視我們的生命、價值和生活。」⑫

事實上，圖片更是《人間》雜誌取徑人間的重要媒介，我們可從〈創刊的話〉中，「圖片」一詞置於「文字」之前，見出端倪。而這當是由於圖片能夠表達的意涵遠較文字來得豐富深刻，因此，《人間》雜誌才會讓圖片說

⑫ 同註 10。



話成為其呈現報導的主要方式。

另外，隨著富裕飽足、物欲高漲的消費社會而淡化、衰落的關心、希望和愛，《人間》雜誌則期許能透過自身的視域，來化解人與人間的疏離、陌生，並重現和睦與熱忱。

第二次宣言則是在第四十期的〈解放與尊嚴〉裡，它陳述了《人間》雜誌面對解嚴前後的心路歷程。

《人間》認為：歷史、知性和文化的全面解放，是人的一切尊嚴的基礎。戒嚴體制下長時期對歷史、創意和知性的窒息和虛構；戒嚴體制下人民和知識份子長時期的犬儒主義、妥協、模稜兩可、買辦心智和弔詭，深刻地凌辱和歪扭了台灣知識份子和人民心靈的尊嚴。以具體而艱難的工作、思想、批判和創造、從「冷戰／國安體制／附從美日霸權」的總結構中把自己解放出來，才是重建我們人格的尊嚴、文化的尊嚴、知識的尊嚴——以及民族尊嚴的不二法門。（《人間·解放與尊嚴》第 40 期）

「以反壓迫勇者」、「弱者代言人」走過戒嚴的《人間》，在跨入解嚴體制一年後，警覺到此間的知識份子和人民心靈仍陷於昔日「冷戰／國安體制／附從美日霸權」的結構，以及「歪曲和窒息的歷史、知性與文化」當中，因此乃決定檢視步伐，期盼能自禁錮的結構中解放出來，重建人格、文化、知識、民族尊嚴的新方向。

兩次宣言，宣示了兩種路徑，走向不同，但報告、反省、批評、見證的精神則仍然一致！

## (二) 編輯室報告



《人間》雜誌在四十七期當中，除創刊號外，二～三十一期每期均有編輯室報告或編輯室手札（21 期為編輯室語案），三十二期開始改以發行人的話或總編的話取代。

編輯室報告／手札以介紹當期刊載作品的作者、內容為主，旁及雜誌立場、編輯理念與社會現象，且介紹新專欄、邀約稿件、要求讀者推薦與訂購等事項也頗為常見。

自三十二期開始的〈發行人的話〉、〈總編的話〉雖偶有當期的內容介紹，但卻大多著墨於國際、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社會現象；這和之前的〈編輯室報告／手札〉相較，即顯現出陳映真、楊憲宏的個人觀點鮮明，批判意味濃厚，而尤以四十一期以後更為顯明；如四十三期批判國民黨在台推行國語，是種「不讓被支配者講支配者聽不懂的話」的政治措施；四十四期從六四天安門事件、到韓國民主運動再到台灣本土的反對運動，都在努力揭露台灣媒體厚彼薄此、雙重標準的虛情、惡質。這種種觀點，在在顯現出後期《人間》雜誌強烈而濃重的批判精神。

「人間」主要——也是唯一的探索，是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與情感、人的愛與恨、人的失意與希望……。（編輯室手札 22 期）

由於在十五期「石破天驚」報導揭露桃園機場事件的自立晚報總編顏文閔、十六期「美好的革命」回顧菲律賓柯拉蓉的民主革命、十七期對「二二八事件」的追蹤與釐清，這些政治性話題的報導，引起了兩極反應，編輯群因而再度表明且進一步申述基本主張：

「人間」是一本探索人的雜誌……如果與政治話題產生關聯，那主要是因為「人間」在政治話題裡面，看到了可探索的人。（編輯室手札 22



期)

姑不論《人間》雜誌的政治傾向為何，這段話點出了《人間》的另一宗旨，凡與人相關，便是《人間》探究的主題——一如其名。

同期的編輯室手札還可見到另一重要觀點：「人間」是以弱小者的眼光去看人、看生活、看自然和世界的雜誌。因此，它顯然就是《人間》雜誌最鮮明、也是最基本的立場，《人間》所有的報導均是由此立足點出發的。

### (三) 讀者投書

讀者投書是閱聽人向媒體的一種回饋❸，也是讀者與編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

「讀者信箱」的設置始自第三期，到第三十一期便更名為「讀者投書」。第四十一期的「台灣職業軍人」專輯推出之後，各界迴響熱烈，這股討論熱潮延續了三個月，直至四十五期方有歇息之勢；而為因應紛然而至的信件，《人間》雜誌於四十三期起加強經營〈人民論壇〉，把篇幅擴充成原來讀者投書的三倍以上，藉以收納各方聲音；當然，其中並不乏濃濃的火藥味（對於「遠東化纖罷工事件」，中時記者邱國堂與自主工聯發展幹部吳永毅便有截然不同的事實陳述等等）。因此，在《人間》雜誌有心的經營下，它儼然成為主要且固定的單元。

《人間》雜誌與其讀者之間的緊密互動，也可由讀者對其批評和指正看出，如在好幾期中，均有讀者對於《人間》雜誌錯落字太多、文句不夠精確或處理圖片的方式，提出質疑：

❸ 同註 11。



……校對上稍有瑕疵，落字、錯字、或者譯名前後不統一……。（3 期，黃秋芳）

……若干文句有待商榷：「犁牛」，應為「犛牛」或「犛牛」。「奶茶」應為「酥油茶」，是用牛、羊乳熬成的。「波塔拉宮」應譯為「布達拉宮」，較為妥當……。（5 期，鍾和光）

……太多跨頁照片的安排，令人有視覺受虐待乃至受侮辱的感覺……。（14 期，林世光）

……貴刊 20 期，個人認為有些文字誤植和不實之處，加以查證……。（21 期，李政諦）

……文中的錯字比例仍嫌多些，甚至圖片說明、整頁敘文前後倒放都曾發生過……。（30 期，柯應平）

……唯貴刊在文字校對這方面似乎沒有做得非常詳盡，因此出現了許多的錯字或漏了一兩個字……。（43 期，林宗群）

而對於這種現象，《人間》雜誌的編輯群也在十五期之後刊登勘誤表、訂正、錯誤更正等小專欄，以改正前一期的錯誤。但每期文章中，錯漏的情況則仍未完全改善。這一美中不足之處，雖瑕不掩瑜，但長期如此，有時也難免教人心生失望。

關於讀者所提照片處理的部分(上引第 14 期)，筆者以為，跨頁照片所表現的強度和深度本就高於一般照片的效果，而《人間》雜誌在圖片安排、版面設計上，特別使用大照片，正是其獨到之處；因此，用到「受辱」等字眼去批評，是言過其實了。

也有讀者批評《人間》雜誌把廣告照片與報導正文中的照片置於同一頁，有違她宣稱反資本主義立場：



……正當我為台灣銳減的蝴蝶感到憂心時，竟然會有一群面帶微笑喝著味全牛奶的人出現在我的視野之中，那一排排鋼鐵製品——汽車與一隻不知未來命運的蝴蝶，竟然出現在同一畫面上……。（13期，周美娥）

……上面是張很純稚的台灣草民生活照片，下面則是充滿了性挑逗、美式審美標準的可口可樂廣告……貴刊一向的主題是向台灣既存主導的資本主義文化挑戰，又何以為廣告收費而放棄自己的原則？……（24期，李憶薇）

……一篇主題報導中的廣告頁穿插過多，甚有三、四種之多，嚴重破壞閱讀時的流暢及整體感……。（30期，柯應平）

對於這類批評，《人間》編輯部不但原文照登，且立即改進。

在諸多讀者的批評中，讀者反應最激烈當數刊登杜邦廣告了。他們認為《人間》雜誌既報導過鹿港拒絕杜邦設廠的事件，表明反杜邦立場，又怎可刊登跨國污染公司的廣告？因此，讀者們除了以電話抗議外，也投書表示不滿。經讀者一再反應之後，《人間》雜誌也從善如流地在三期契約到期後終止了與杜邦的合作關係，並於編輯室手札中說明情況：

……兩個月以來，不少「人間」的讀者和朋友，不斷熱情地向我們刊登杜邦廣告提出抗議、責備和諁言。我們（在）虛心、感謝地接受這一切意見。由於刊登契約的關係，我們連登了三期。我們理解到讀者與朋友和（的）責備，完全是因為他們對「人間」的理念有很深的認同，對「人間」的廣告處理，就有最嚴肅的要求。我們虛心接受這些批評意見，並且今後將慎重處理廣告內容……。



其實，在整件事上，《人間》雜誌實受了冤枉。陳映真曾於受訪時表示，當初杜邦要求刊登廣告時，他以一句「你不要開玩笑了」拒絕。待知道是要廣告防治污染的機器後，他才願意讓其登出三期，因為杜邦防治污的機器是非常有名的。沒想到，讀者一見到杜邦，便連連抗議，「《人間》的讀者是很嚴格的」，他說。雖然受到責備，但《人間》／陳映真一點兒也不以為忤，因為讀者的嚴格，來自於對刊物的高度認同，只是面臨財務問題之際的煩悶焦灼，陳映真身為知識份子的驕傲和原則，是怎樣都說不出口的。

至於有關《人間》雜誌風格的轉變，讀者也曾批評：

很失望這幾期的〈人間〉雜誌看不到一些感動的相片和感動的文章，似乎你們的人文精神和信、望、愛的宗旨已經追逐於歷史的舊帳翻尋和政策的批評攻訐……。（43期，張家棟）

這兩期改變很多，希望能保持多一點原先的風格。畢竟這不是政論性雜誌……。（43期，蔡博文）

……希望《人間》在商業市場奏功後，仍能堅持人道精神，而不要淪入煽情、嘩眾之中，逐漸向資本體覺妥協。（45期，莊文仁）

……期待在新總編一公害記者楊憲宏先生的帶領下，不僅引領讀者們在政治上求民主、經濟上求均等，更能在人與自然之間上的關係上尋求和平……。（45期，鄭博文）

綜觀這期人間，似乎又回到了人間以往延續的風格，對本土的關懷及報導攝影的震撼人心……這一期的人間我喜歡，感覺較平實，而不致陳義過高，感覺為半年來最好的一本……。（46期，陳嘉容）

《人間》雜誌的新人事自四十期展現出新作風，亦即在內容上產生過於重視軍事、政治、政黨的取向，而這情況也在讀者間產生兩極的看法；整體而言，

可說接受度不高，因此，經過「台灣職業軍人」、「打倒獨裁《韓國專輯》／台灣野生動物專輯」、「赤獄國特」、「《血腥·荒謬的兩岸中國專輯》」等政論性專題後，《人間》雜誌終於在讀者期盼中，重回人文取向的報告。而這一貫開闊的人文關懷和理想，也才是更多讀者喜愛、熟悉，同時是《人間》最初、以及最終的堅持吧！

較為特別的是日本報導攝影家樋口健二的多次來信：

「人間」是一本了不起的雜誌。在數年前，日本也有幾本刊登社會性報導攝影的雜誌，如今已所剩無幾，現在以醜聞、色情裸體照片為主的雜誌在日本大行其道……我想通過凝視日本的歷史、藉著相機做反省的表現，卻成為一個「賣不出照片的攝影家」，但我絕不屈服於權力……。

(7期)

……如果人類再不超越意識型態的差異，為反對核能建廠而共同崛起，這個地球終有破滅的危險……。(8期)

……我們一直認為「人間」的存在，是個大事……有條件像「人間」那樣編雜誌的總編輯，令人羨慕……。(16期)

……不論如何，核能發電絕無可能為人類帶來和平與安全。今後我一定貫徹反對核電和一切核能的工作立場……《人間》雜誌的存在，對我也是一種重大的精神支柱，希望你們繼續發表優秀有力的作品……。(28期)

這些信件中所流露出反核的堅定，與對《人間》惺惺相惜的情懷，讀了實教人動容。而來自日本報導攝影家的激勵和讚譽，當然是《人間》的驕傲；刊登信函，便是肯定自己的一種方式吧。

綜觀全部的信函，有些是對刊物的認同與鼓勵，有些是提出建議和批評，



有的是尋求幫助（如：45 期〈我們只敢喝礦泉水……〉、46 期〈坑死人的地方〉、47 期〈請善心人士幫忙〉……等），還有提供線索期盼《人間》追探（如：9 期〈請容我簡述一個小故事〉、27 期〈一封建築工人的匿名投書〉、39 期〈甘浩望神父〉、43 期〈劇團的生存環境〉、45 期〈孫中山專輯〉、47 期〈官逼民反－加油站的問題〉……等），以及更多讀者表明參與《人間》採訪工作或擔任義工的意願（如：8 期〈參加採訪和攝影〉、9 期〈我的寂寞感轉為一股喜悅〉、25 期〈可否與你們一起工作〉、35 期〈我希望參與《人間》〉……等），凡此種種，均可見《人間》雜誌不僅贏得讀者的全然信任，也成了讀者心中莫大的精神支柱。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人間》雜誌的基本主張歸納成三點：

- 第一、用圖片、文字從事報告、見證、發現與評論台灣的文化、社會與經濟。
- 第二、從弱小者立場看生活、世界與人。
- 第三、試圖對台灣二十年來現代化的問題，提出反省與批判。

從意念萌發到結束出刊，《人間》觀照台灣土地與人民的心意，從未改變。

#### 四、《人間》雜誌的編輯手法

「人間」是一本強調攝影表達功能的社會性報導雜誌，圖片佔去印刷面積的三分之二以上；全書採取高質量的紙張與印刷，彩色圖片將近四十頁，所有黑白圖片都用兩色來印，呈現難得一見的雜誌視覺風格。<sup>⑪</sup>

其上短短數語，頗能精準地勾勒出《人間》雜誌獨特的面貌與風格。

<sup>⑪</sup> 詹宏志，〈看見是關心的開始－「人間」雜誌的誕生〉，《天下》雜誌，1985 年，11 月，頁 147。



在《人間》雜誌的四十七期裡，其編輯手法實含有前、後的差別，而大抵以四十一期做為分界；其中，又以前十二期最能展現編輯的功力與創意。這十二本雜誌，可說已形塑出《人間》趨於完美的標準版型；之後數期，其編輯群雖無不力求變革，卻已難出其右。

《人間》的標準化版型具有如下的特點：

一為留白。妥善的留白不僅可讓讀者的視線得以舒解、休息，還可以襯托內文，有時更能顯示出優於照片的張力。《人間》對於留白的規劃並不吝惜，主要乃運用在導頁、引言上，它充分發揮了留白那有如國畫般虛實的效果，並展現出強烈而獨特的魅力。二為走文。《人間》的內文大都編輯成二欄或三欄，看來雖傳統，卻符合經濟效益；不論文繞圖或圖繞文，均採塊狀組版，所以閱讀便利，版面也清爽舒適；此外標題採宋體字，且封面、標題、內文一貫使用，以產生統一、平順的視覺效果；另外，採用雪面銅紙印刷（第6期始，之前用特銅紙），不反光、不刺眼，且使圖片更具質感，這一特色也不可忽略。

除了適度的留白、韻律感的走文和一致性的字體外，《人間》的圖片、目錄和封面更富特色；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們乃是構成《人間》整體感不可或缺的三大元素，以下分別對這三項加以分析。

#### (一) 圖片

在〈創刊的話〉中即明言以圖片、文字做為編輯手法的《人間》，對於圖片的選取，自然獨樹一幟。

首先從圖片的色調談起。《人間》承襲了紀實攝影的一貫堅持，所以，黑白兩色便理所當然地成為其照片的基調。如此處理影像的優點有三：一、兼具紀實特質與超現實風格，二、提供另一種詮釋被攝影主體的方式和觀看



世界的習慣，三則是黑白作品較易流露或表現個人的影像風格。<sup>⑯</sup>因此，《人間》透過一幀幀巨幅的黑白攝影作品，總能感受熱切深厚的人道精神，以及對人、對土地的摯愛關懷。

同時，大量使用圖片，且不吝以整版、跨頁方式呈現，正是《人間》最鮮明的特色。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編輯派特森說：「一張引人入勝的圖片，比冗長的文字敘述，更能讓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用視覺圖像代替文字陳述，除簡化閱讀程序，還能使讀者易於接受圖片裡的訊息，因此，妥善運用圖片，發掘其潛在的傳播力，成了編輯與美工的重要課題。而標示著報導攝影的《人間》，編輯群對此自是有著更深的體會，將「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揚展得淋漓盡致。

《人間》處理照片的方式約分為兩類，一是將重要的照片放大，搭配其他較小張的效益照片、附屬照片，產生對比，造成視覺流動的效果；或是把照片的尺寸再放大些，越過裝訂線、橫跨版面，藉此突顯主題，直接切入報導。二是出血。以出血方式處理照片的優點有二：當照片放大到版面的邊緣時，會產生擴大版面的幻覺，更增添內容的震撼性，二是出血照片會佔滿書邊，打破一部分的「邊框」<sup>⑰</sup>，造成破格，以引起讀者注意。

鍾郁美（文化大學新聞系學生）曾言：「大量精緻印刷的照片使得『人間』更具生命，這些攝影作品所展現的意義不再只是文字敘述的配角或填充版面的後補，它們本身都有獨立真實的面貌，強烈的內化為其訴求的力量和效果，在平凡和真實中透露著悲天憫人的情意。」<sup>⑱</sup>「照片會說話」，《人間》

<sup>⑯</sup> 參考蔣載榮，〈高品質黑白攝影的技法〉（台北：雄獅圖書，1996年）。

<sup>⑰</sup> 一般的雜誌版面四周有一圈白邊框住內文；讀者翻開下一頁之前，已有看到那圈書邊的心理準備了。事實上，留白的書邊也是讀者藉以區別內頁或廣告頁的標識。內頁的書邊有一定寬度，與廣告版面隨心所欲的設計比較起來，廣告頁就沒有這種標準「邊框」。詳見沈怡譯，《創意編輯》（台北：美璟文化，1995年10月），頁114。

<sup>⑱</sup> 詳見《人間》雜誌，第六期，讀者投書。



即充分發揮此一特色，透過黑白調子的廣角景深、放大的照片，不僅營造出如臨現場的氛圍，也傳達出幽微細緻的豐富意涵，因此，若說文字是《人間》的骨幹，那麼，照片，便是《人間》的靈魂了。

## (二) 目錄

目錄是編輯用以引導讀者深入雜誌之中的工具，它肩負了誘起興趣、突顯內容重點和頁碼索引的功能。一份成功的目錄頁應具備明白曉暢、容易吸收且簡單的特點<sup>⑯</sup>。

《人間》的目錄頁屬於照片和摘要組合的設計，除了最重要、特出的縮圖和摘要兩元素外，還包涵了刊名、出版日期、出刊期數、專欄名稱、作品的主副標、作者、攝影者、頁碼、報導引言、封面解說、出版記載欄（發行所地址、電話、售價、劃撥帳號、印刷廠）、一兩段精彩預告等素材。對於這麼衆多的素材，《人間》照例以黑白兩色處理，一如雜誌風格。

版面設計上，《人間》第一～十二期為一欄式編排、十三～三十六期為二欄式、三十七～三十九期為三欄式編排，四十～四十七期則較為多變，但仍以一欄式為主。整體而言，大都以水平線或垂直線來重組空間，分置標題、專題名稱、摘要、頁碼等元素，且藉留白區隔各類主題，形成富於邏輯的視覺系統，而適度安插的縮圖，更使版型活潑有變化。

大致說來，四十期前，目錄頁保有近似的風格；四十一期之後，則有了較大的變革，整體的黑白色調雖仍維持不變，但去除了摘要和出版日期，且將圖片從原先交錯置於版面中，轉而移放至兩旁。由於刪除了摘要，增加了留白，所以版面顯得清爽舒適，但將圖片擺置左右兩側，雖讓人一目了然，但卻少了讓視線流轉的靈動之氣，版面也因而稍顯失色。

<sup>⑯</sup> 詳見沈怡譯，《雜誌編輯》（台北：美環文化，1995年10月），頁28。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十一期目錄，它乃是四十七期當中唯一彩色、唯一橫跨四版面的摺頁形式。在這一目錄頁上，各分據上下半個版面的目錄和廣告，其間並無任何線條、色塊區隔；加上目錄中的照片和廣告中的珠寶、古董、家具圖片均採去背景方式處理，乃使兩者並置後，讓人乍看之下，不覺產生一種本期將介紹古代文物的錯覺，因此，目錄所應具備明白曉暢的功能，無疑是失敗的。本期編輯群那份求新求變的心意固值得嘉許，但顯然並不成功。

### (二) 封面

在所有的出版印象中，封面形象無疑是最主要的元素，且它必須表達出特色和內容：內容的可信和特色的獨具，並擁有自己的辨認標記和自我意象；因為，封面是閱聽人接觸出版品時，第一眼就看到的地方。<sup>⑩</sup>

紅色的「人間」二字，鏤刻般嵌於色調黑寒的圖片的頂端，此即為《人間》封面的基本版型，黑與紅，融合了沈鬱與驚心，形成一種嚴肅且怵目的情調。

總的來看，《人間》封面的樣式約可分為四種，大致以十二期變換一次。

一～十二期為標準版型。封面均為黑白調子、出血處理的人物照片，鮮紅色的「人間」標準字（出版品的商標）置於版面頂端，標題橫式走文，字體以白色為主，且字級不大。圖片則傳達千萬訊息，可說是視覺焦點。

十三～二十四期延續標準化版型，但有些許變化。版面左方新增約 3.3cm 的直條色塊（每期顏色不同），其上書寫期數、出版日期和次要報導的標題（字級較大），剩餘版面則為大幀的黑白人物照，標準字依舊置於頂端，其下為主報導之標題（字級較大）。整體而言，色塊和較大的標題字體，似乎

<sup>⑩</sup> 詳見註 18，頁 1。



減弱了圖片所帶來的震撼力。

二十五～四十期回復一～十二期的標準版型，但在色調、標題字級、期數、出版日期方面的處理方式不同。編輯群嘗試以人物彩照出血來建立版式（25、33、34、35期）。這一改變脫離了《人間》原來以黑白兩色為基調的封面，看來雖然較為溫馨，卻也因而降低了黑白圖片特有的深刻和份量。其他各期（26～32、36～40期）仍採取黑白色調的封面，但彩度較亮，不再充滿冷冷的革命情調，加上較大的標題字體，轉移了讀者對圖片注意力，圖片帶來的吸引力和衝擊力明顯降低。

四十一～四十七期的封面設計則有大幅改變，每期呈現不同風貌：

四十一期封面左方以梯形的黃綠色塊標出〈台灣職業軍人〉專題，黃綠色的標題直式走文於黑白圖片上。

四十二期同二十五～四十期黑白封面的形式。

四十三期封面和十二期前屬同一風格，但主報導標題直式走文，其他標題則採橫式。

四十四期封面左側有3.4cm貫穿版面的長條色塊，右方為放大的黑白照片。色塊和照片間安置兩小張彩色照片，主、次要標題的走文直、橫交錯。

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期承襲四十四期版樣，小照片減為一張，且放於色塊內為較大不同之處。

大體而言，《人間》四十七期中，一～十二期的封面最具代表性，兼具美感與份量的整版黑白出血照片、紅色的標準字，精緻圓熟的版面設計，可說引領出《人間》特有的格調。其後各期的版型固然力求創新與變化，但無論採用炫麗的顏色或加大的標題字體，均未能更進一步突顯出《人間》的深度與價值。



在四十期楊憲宏接任總編輯前，《人間》的編輯風格大抵是固定的，無論在雜誌大小尺寸、封面、字體、字型、色彩選用、單元標題、版面安排等各方面，均呈現統一的視覺情調。楊憲宏出任總編後，第四十期也仍維持一貫的編輯風格；但自四十一期起便全面改版：原先以全版大出血呈現的封面照片，普遍看來，實擁有主題既明確、又吸引讀者目光的優點。四十一期後，改以在封面上用不協調的色塊做條狀區隔，欲藉此突顯標題，但因畫面一經切割，不僅極是突兀，且不搭調的顏色，不但破壞照片的質感，也模糊掉照片所傳達的訊息；此外，在報導作品的部分，四十一期以後的照片運用也較為保守，數量雖大致和前期相同，但由於所占篇幅較小，反而失去了之前大刀闊斧的風格；至於原先圖文並茂的目錄，也在後期逐漸向普遍的形式靠近。總之，新版《人間》雖然展現了新官上任的氣勢，也具有嶄新的外觀，但在編排手法上似失去了原先大膽、豪邁的氣魄，因而稍嫌可惜。

## 五、結語

《人間》自八〇年代停刊至今，不因時間流逝稍減其獨具的編採特色，而以「人」為探究中心的主旨，在風雷湧動的解嚴年代，尤具意義。陳映真，這位《人間》的靈魂人物，穿越鄉土文學論戰、現實／現代主義爭辯的重重風暴而來，在《人間》落足，堅持修爲的深度和理想，實踐對報導文學、報導攝影的熱情執著，以及知識份子應有的責任與擔當。現在，距《人間》停刊已然十年，但當時工作人員呈現的報導與攝影作品、遺留的浪漫改革精神，卻如此鮮活，一如昨日。

